

文体连贯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前景化语言分析

——以《简爱》中译本为例

周美华 陈文强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1)

摘要: 文学作品艺术感染力的强度与审美所需的时间成正比, 前景化的表达本质上就是通过创造性的手段提高艺术作品的理解难度, 增加审美鉴赏与感悟的时间, 从而延伸整个审美过程获得强烈的审美享受。前景化语言是文学翻译中连贯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简·爱》中语音层面、语法层面和语义层面出发, 文章分析不同译者对于前景化语言的不同处理方式, 并结合文体连贯的理论, 探究连贯重构在文学翻译中的实现形式。

关键词: 文体连贯; 文学翻译; 前景化; 简·爱

翻译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 与语言学密切相关。语言学的发展为翻译增添了新的色彩。近年来, 连贯性作为语篇语言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引起了翻译界的关注。翻译学者将翻译视为重构源语篇章连贯性的过程, 并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译者关注作者如何通过不同的语言连贯来表现和加强作品的主题意义和审美影响, 这在给定的前景语言分析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选择从文体连贯的角度探讨《简爱》中前景语言的设置意图, 以及如何突出翻译中的前景信息, 以及语言魅力,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原文的审美价值。

夏洛特·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e, 1816 — 1855), 英国女作家, 《简爱》是夏洛特的代表作, 小说主题刻意刻画了一个始终如一、不甘受辱、敢于抗击坎坷人生的女性形象。

一、文体连贯理论

(一) 前景

王东风 (2009) 认为, 在文学文本中, 典型的、常用的表达构成了背景, 典型的、异常的、变异的表达构成了前景。背景通常信息丰富且一目了然。前景往往是集中的、突出的和诗意的。正是这种旨在突出和陌生化的形式变化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前景表现技术往往可以突出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冲突, 以及译者在翻译中如何处理冲突。为了建立连贯性, 作者经常使用前景化和陌生化的方法和一些偏离的形式来表达他的诗意和

思想内容。这也是传统翻译不同于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 要重建翻译的文体连贯性, 就必须保留原文中前景表达的主题意义和审美目的。

(二) 语篇连贯

翻译中前景表达的重塑过程是文体分析和连贯重构的并行过程。文学作品中那些多变和扭曲的表达通常是一种具有审美意图的前景方法。它们是识字的机制。它们不是不恰当的表达, 更不是所谓的坏句; 如果被译者规范化, 翻译过程就会变成去文学化和去前景化的逆向操作, 直接损害原文的审美意图和文学价值。文体学为翻译提供了丰富的可利用的资源, 因为文学翻译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重构约定俗成与原文张力关系, 构建文体分析和重构的连贯的过程。

二、《简爱》翻译作品中的连贯重构

在谈到诗歌的前景语言时, 里奇将其分为八种形式, 即词汇、语音、语法、写作、语义、语域、方言和历史变体。这些变体大多数在《简爱》出现了。由于篇幅有限, 本文仅从小说的发音、语法、语义三个层面谈一些前景化的翻译实例。这里使用的原始版本是 1980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简爱》。所选译例来自两部著名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祝庆英的英译 (下标 a) 和译林出版社的黄源深的英译 (下标 b)。

(一) 基于音标层次的连贯重构

本层次包括头韵、谐音、辅音、韵、象声等方面的重构意义。

如 例 (1): She was evidently bent on striking them as something very dashing and daring indeed.

a. 显然她是一心想要让他们感到她是非常漂亮和大胆。

b. 显然她是一心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觉得她潇洒而大胆。

对比 a 和 b 两个版本的翻译, 我们看到这句话中的头韵指的是“潇洒”和“大胆”, 兼具视觉美和气场美。如果将英文的头韵按字面意思翻译, 则翻译在直觉上会显得不合常理; 但如果翻译成通俗的语言, 虽然流畅, 但是前景的韵律没有得到

体现,从而失去了美感。这两个译本都译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文章的美感还没有完全得到体现。虽然汉语中没有与头韵相对应的修辞方法。然而,汉语的四字词组独具特色,构词整齐,很有节奏感,而且四字词组还具有视觉美和听觉美。

因此,作者试图把这个例句翻译成:显然她全心想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冶丽潇洒,胆略兼人。

(二) 基于语法层次的连贯重构

作者为了特定的目的,改变句型、省略成分,甚至使用标点符号等,都会造成前景化。我们可以看到示例(2):
I sought the key of the side-door in the kitchen; I sought, too, a phial of oil and a feather; I oiled the key and the lock. I got some water, I got some bread.

我在厨房里找到了边门的钥匙;还找了瓶油和一根羽毛;给钥匙和锁上了油。我拿了点儿水和一点面包。

我找到了厨房边门的钥匙,还找了瓶油和一根羽毛,把钥匙和锁都抹上油。我也弄到了一点水和一些面包。

例(2)中的句子均为SVO句,结构简单,句型单一,形容词和副词修饰语变化不大,形似书面形式。读者可能会提问:《简爱》精致的语言中,为何会有如此沉闷、死气沉沉的句型?我们可以认真阅读原文,通过上下文的找出背景:简爱发现罗切斯特有一个疯狂的妻子,陷入深深的痛苦。她打算离开罗切斯特,罗切斯特恳求她留下,但她还是毅然离开,留下心爱的人悲痛欲绝。上面的语录是关于她离开时的场景。可见,这个深奥的主题激发了上述引文的句式,具有审美价值。连续出现的五个“我”作为主语,突出了说话者独自一人的孤独感。尤其是后一句中的两句“我得到了水”,“我得到了一些面包”表现出说话者动作的僵硬、动作的缓慢,甚至身心的疲惫。可见,作者的语言技巧并不总是需要华丽的修辞,而是要能代表其意义的词语。这是一种不同于常规语言的语言形式。两位译者都将原文视为约定俗成的语言,省略并合并了标记的表达。原始语言形式所承载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消失了。

作者试图把例(2)翻译为:我在厨房里找到了边门的钥匙;



图文无关

我还找了一瓶油和一根羽毛，我给钥匙和锁上了油；我拿了点水，我又拿了一些面包。

（三）基于语义层次的连贯重构

语义前景在语句中的结构当中，是“语言学的词、词组等语言单位的认知意义所产生的效果”。这一层次包括隐喻、双关语、反讽和共轭。例如下面的例（3）：I had only been a spectator of the proceedings at Lowood, I was now to become an actor therein.

a. 在这以前，我一直是个旁观者，看着劳渥德进行的一切，而今却也要成为那儿的一名演员了。

b. 在此之前，我在罗沃德不过是静观一切进程的旁观者，而现在已成了其中的一名演员。

示例（3）中的三个词旁观者、过程和演员是隐喻标记。王东风认为，变异体可分为宏观和微观，前者指某一文本中的变异，后者指某种类型的变异。“翻译的策略是同者求同，异者求异，或结成一体，重在同化。”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前后一致，否则会破坏整体的文学效果。再看例（3），两位译者对句子中隐喻的识别不成问题，但两种译法都没有形成隐喻链。前两个比喻旁观者和诉讼程序被翻译成浅白语言，后面的比喻词演员被翻译成隐喻，不一致。这个结果是由于译者对这种隐喻变化的无知。如果我们查字典，我们就会知道观众可以表示“观众”，而 procedure 我可以表示“节目”。参考上面的翻译，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个观众，看劳渥德演出的节目，而今却也要成为其中的一名演员了。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前景例子及其译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保留原文的前景信息，可以更好地重构目的语的连贯性和主题意义和审美目的。可以合理保留来源。Leech 和 Short 用一个方程来描述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Sense + Stylistic value = (total) Significance。说明文学翻译的译者所要传达的文本意义不仅是原文的内容，还包括文体价值。不仅要知道原文是说什么的，还要知道原文是怎么说的。因为前景是突出风格价值的重要媒介。其次，如果我们要保留原文的前景，就必须知道背景。因为没有背景，就没有前景（即没有套路，就没有变化）。背景知识包括语言背景和情景背景。在很多情况下，对背景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对前景的识别，也有利于前景在翻译中

的表达。第三，直译或异化也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前景。刘密清先生认为：“模仿诠释原文风格的努力，保证了翻译风格对原文风格的结构适应性。”原文难以实现。直接保留译文，或译文晦涩难懂的，译者必须采用意译或归化修改。不过，本文的分析仅限于文学作品《简爱》。与文学作品中的前景语言相比，本文中的例子只是沧海一粟；并且由于作者自身和篇幅所限，其他一些前景语言没有分析，更接近原文的翻译实例也没有发现。笔者认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对前景语言的分析，必将产生更大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 [1] 齐粒竹.《简·爱》：隐性进程中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J]. 青年文学家, 2019(18): 1.
- [2] 王晓农, 赵红梅. “B是A的译文”意味着什么?——基于唐诗《清明》及其五个英译文语篇认识世界分析的解答[J]. 语言教育, 2019(4): 7.
- [3] 范裕华. 论语录的文化功能和审美价值[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02): 121-125.
- [4] 罗莎莎. 语篇连贯视角下的翻译专业研究生翻译作业研究[D]. 沈阳师范大学, 2012.

作者简介：

周美华(1977-), 女, 汉族, 江西萍乡人,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 英语应用语言学和翻译;

陈文强(1974-), 男, 汉族, 广西桂林人, 英语教育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英语教育和英语句法学。